



扇

中篇评书

坠

刘进喜



中 篇 评 书

扇 墜

刘进喜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评 书 丛 中

这是一个侦破“白骨案”的曲折故事。一九七九年夏天，东港市公安局刑侦队长谷金涛等人，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，根据仅有的一块玉石葫芦扇坠，顺藤摸瓜，明查暗访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经过殊死搏斗，终于逮捕了凶恶而狡猾的敌人田庆忠，终结了积压六年之久的“白骨案”，使林慧妹一家从苦难中解脱出来，母子得以团圆。从而热情歌颂了公安战士一心为公、舍身忘死、保卫祖国、保卫人民的崇高品质和克敌制胜的侦察本领；揭露了经济领域犯罪分子的丑恶嘴脸，指出了一切敌人无论怎样耍尽伎俩，最终都逃不失败的下场。

作品结构紧凑，情节曲折生动，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通俗流畅，是一部优秀的评书新作。

目 录

扇 坠..... (1)

附 录

棉槐沟之谜(故事)..... (125)

荷花湾沉尸案(故事)..... (139)

编后记..... (169)

山青水秀东港城，阴沟深处有毒虫；
歹徒害命遗扇坠，刑警侦破显奇能。

见白骨惊心动魄 第一回 得扇坠立案侦察

说的是一九七九年的盛夏。这一天，夕阳刚刚落山，东港市公安局的剑式大楼里，接二连三的亮起了灯光。在底楼西端刑侦大队的办公室里，一位双鬓斑白的老民警坐在桌子旁边，伸手拿起一个馒头，“咔嚓”咬了一口，然后慢慢地嚼着。显然是在紧张地工作之后，才捞着这点时间吃口东西。他是谁？他就是人称“啄木鸟”的东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谷金涛。你瞧他：五十来岁年纪，头发斑白，瘦削的脸膛黄中透黑；两道卧蚕眉乌黑锃亮，深眼窝里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；尽管额头布满皱纹，身子骨仍然和青年人一样硬棒。他这第一口馒头刚刚咽下，“叮铃铃……”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。他抓起耳机，听着听着，脸色骤然变了，那浓眉一蹙，扣死耳机，将手中的馒头“啪”地往桌上一放，急促地戴上大沿帽，按响了桌边的警铃按钮，随着楼上楼下“吱……吱……”的声响，值班的民警相继奔出房间，现场

勘察车、摩托车“隆隆”地启动起来。谷队长敏捷地跳上车去，把手一挥，喊了声“开车！”两道雪亮的车灯光柱照射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，讯响器的红灯在飞速地旋转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。

在北海湾的东沿，正在兴建一个石油化工企业。工人们正在挖沟渠、下管道时，遇到个埋在地下的废“古力”。那位说“古力”是什么？“古力”就是下水道的检查口，直径一米来长，用砖和水泥砌得象个井筒一样，上面覆有铁盖。工人们正打谱清除这个阻碍工程进展的障碍，一打开“古力”盖，就有一股腥臭的气味直冒上来。仔细一看，啊！？有一具死人的骷髅骨架蜷曲在洞底，工人们被吓得目瞪口呆，毛骨悚然。马上报告了工程指挥部，工地负责同志一看事关人命，不能迟疑，立即报告了市公安机关。

勘察车警灯闪亮，警报刺耳，警备旗哗啦啦地抖动着，急速驶进了工地。工地的那个废“古力”旁，早拉起了四个雪亮的探照灯，光柱交错，如同白昼。谷金涛等人跳下车来，简单地听取了工地负责人的情况介绍，立刻指挥干警投入了紧张的勘察。“咔嚓嚓”，闪光灯时亮时灭，照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底片。测量、询问，大家忙得不可开交。二百米处的方围设上了警戒线，现场的气氛相当紧张。谷金涛来到“古力”口往下一看，足有五米多深，臭气熏人，筒壁上长满了青苔，阴森潮湿。那副白骨似躺似坐，上肢弯曲，下肢屈盘，上身撑挑着一件短袖翻领女式白的确良衬衣，下边露出白黄色的骨骼，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惨相，呈现在眼前。胖胖的法医老魏弯腰就要下去检查，谷金涛一把拖住了他的胳膊，严肃地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还是我下去合适。”法医

闻听，眨巴着那对小眼睛，奇怪地望着谷队长说：“您记错了吧，我比您还小两岁呢！”说罢，困难地挪动了一下身体，就要蹲身下洞。谷金涛哪里肯答应，伸出双手从他腋下一插，使劲一提，把他搬离了洞口，微微一笑说：“你这么胖，在下面转不开身哟！”说完，弯腰弓身，双手撑住“古力”口，两腿一蜷，下去了半截身子，脚蹬着洞壁上的铁蹬子，下到了洞底。法医无可奈何地搓捻着双手，感慨地长吁了一口气。

这洞底，也不过米半直径，除去白骨横卧竖坐，留下的空隙也就仅能插脚。虽然“古力”盖已打开多时，但那死腥烂臭的气味，一点也没减弱，顺着老谷的鼻孔眼儿，直灌进肺腑，搅得他胸部闷胀，直想呕吐。那具可怖的骷髅，几乎贴靠在他的身上。守在“古力”口外的胖法医，连声赞叹：“真是个铁打钢铸的汉子，不管多难的事，从不说半句草鸡话。”谷金涛从容不迫，沉稳熟练地对好照相机镜头焦距，扳开闪光灯的电源开关，困难地屈身、抬臂，从上到下，由左至右，正拍侧照，将不同角度的白骨摄入镜头。然后，招呼法医放下一个临时置办的帆布兜儿，小心翼翼地把白骨搬在上面，吊出了洞口。他仍然蹲在洞内，用放大镜仔细地查找着蛛丝马迹，忙活得汗水湿透了警服。你想，这中伏天气，热气蒸人，就是在那荫凉地方也会热得大汗淋漓，何况在这闷罐般的“古力”里边？那种难以忍受的滋味，我不说，大家也会想象的到。他在里面查找多时，一无所获，除了绿茸茸的青苔，红乎乎的铁锈，潮湿中生长的一些小虫儿，再就是散发不完的臭气和脚下踩着的淤泥积沙了，“不到黄河心不死”的谷金涛，倔强地象一头犍牛，他要想办到

的事儿，从不半途而废。每逢紧张关头，总是从容不迫，心细得象个绣花姑娘。他左右环顾，眼光又投向了脚下的淤泥积沙。虽然洞口传来民警的阵阵喊声：“队长，看你都热成水鸡啦，快上来风凉一会吧！”他摇了摇头，仍然执拗地用小刀拨弄着沙土。谷金涛总归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什么天罡地煞的星宿，更不是传说中呼风唤雨的神仙，实在抗不住这种难以忍受的煎熬，到底反胃呕吐了，哇！一口又酸又苦的胃水儿吐了出来，连一天来仅仅咽下去的那口馒头也倒了个干干净净。他苦笑着掏出手绢擦了擦嘴和头上的汗水，依然聚精会神地拔拉着、寻找着……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他找到了一点儿尚未腐烂的皮鞋后跟儿，眼神顿时亮得出奇，就象那哥伦布在漫长的航程中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希望在充实着信心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助手赵鹏气呼呼地招呼他上去，自己要下去替换。队长既不抬头，也不答话，仍然全神贯注地寻查。这段时间，底下的沙土整整被他捣弄了三遍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谷金涛并不灰心，索性劈开双腿，坐在精湿的泥土上，又一次细致翻找。到底是功失不负有心人，这“古力”底部的中间有一道一拃宽的竖沟，就在这道沟的沙土里，他发现了一个锈酥了的钥匙环，上边还粘着几把锈成绿块的铜钥匙，再一剜，有一个晶莹透亮的东西猛地一闪，他用力一挑，露出了一只绿莹莹的玉石牙牙葫芦。他擦掉泥土仔细一看，上面刻有细纤的画图，葫芦顶上有穿透的圆眼儿，一面圆滑，一面平板，可是平面上鼓起一个方形的疙瘩，实在是剔透玲珑，叫人喜爱。谷金涛兴致甚浓、如获至宝，掏出一个纸包，把这些东西小心地装进纸包里，站起身来爬出洞口。当他们勘察返回的时候，方明达局长早已等

候在二楼小会议室里。会议室中央摆着一张长六米、宽两米的长条桌子，四周是一圈靠背藤椅。方局长正戴着那黑框花镜，批阅着白天没处理完的报告和文件。他这人有个特殊习惯，只要是发生了重要的案件，总是要在这里熬过一宿。一来可以调人及时商讨；二来可以随时听取汇报，解决问题。谷金涛对局长的脾气十分熟悉，所以，一下车就带着勘察现场的干警直奔小会议室而来。

方局长招呼大伙儿坐下，从桌上摆着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卷儿向老谷扔去：“我的刑侦队长，现场可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物吗？”谷金涛把勘察经过讲了一遍，然后打开皮包递到局长的面前，说道：“除了白骨，发现的东西都在这里。”方明达那双眼光透过花镜片落在碧绿的玉石葫芦上，仔细地观察了一阵。突然，目光离开了葫芦，眉头一皱，沉思了片刻，这才问道：“死者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秦芳站起来说：“是个年轻的女人。”说罢将一张复容画像递了过去。方明达一看，脸上顿时闪过一丝惋惜的神色，摘下花镜说：“也就二十多岁吧？”“反正不超过三十岁。”秦芳肯定的回答着。法医老魏插了一句：“这是根据死者的龋齿推算出来的。”方局长又问：“她大约死亡几年了？”谷队长接上去说：“六年左右。根据尸骨上残存的白色的确良衬衣在潮湿洞内的霉烂程度，可以这样判断。”法医补充道：“死者是一个从未生育的女子。从紧合的耻骨上可以充分肯定。”“噢……”方明达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当他把目光扫向谷金涛时，这才发现谷队长正在拼命地吸着纸烟，呆呆地愣神。方明达绕到谷金涛的身后风趣地说：“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请你谈谈高见吧！”谷金涛狠吸了一口烟，喷吐着烟雾

说：“云遮雾障，难见分晓呀！”方局长那信赖的目光盯住队长那张虔诚的脸膛，用巴掌往他肩头上一拍：“谷队长啊你是豆子不烂不揭锅呀！”谷队长闻听，呼地站起身来，面部表情十分严峻地说：“将尸体匿藏在沙土遮掩的古力里边，他杀，是毫无疑问了；究竟是情杀？还是谋杀？我还捉摸不出个究竟来。再说凶手的作案手段，十分毒辣阴险，事先已进行了周密安排，时间已有六年之久，真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呀！”“说得好！”方明达脸上露出明快的笑容，非常风趣地说：“那就听你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”谷金涛明白局长是让自己摊牌亮点子，只得开诚公布地说出了三点看法：“一、立即布置查找六年前全市、特别是北海湾一带，下落不明的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妇女。二、组成一支精悍的专案组，一追到底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决不半途而废。这第三点嘛，就是这半瓣玉石葫芦，它虽然出现得蹊跷，可是我们破案的唯一线索。当务之急，就是找有关部门帮助鉴定，要是能从它身上寻出个针头线脑来，我的局长啊，那可是侦破全案的重要发现啊！不过，在这场较量中，难免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！”

方局长听到这里，急切地追问：“老谷，这是你的预料吗？”“不，这是根据事实推断的：六年前，正是‘一打三反高潮之际，如果是谋杀，死者的口中肯定装有凶手的致命材料，杀人灭口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存他自己，既然动了这么大的脑筋来匿尸敛迹，可以预料凶手是个非常阴险毒辣的家伙。”方局长频频地点着头，举手做了一个劈空的动作，把坚毅的目光投向在座的干警：“同志们！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我相信你们会胜任这次侦破工作，即便是费尽周折，

也一定能把这个坏蛋抠出来！”

提起谷金涛，在这四百万人口的东港市，倒真是个新闻人物。他十岁那年失去双亲，流落街头。拣煤核，拾破烂，沿街乞讨；睡门洞，栖车底，受尽欺凌。十三岁那年，他结识了以拉洋车作掩护的地下党负责人方明达，从此走上了闹革命、求解放的道路。刀在石上磨，钢在火中炼。谷金涛在斗争中锻炼成一个出类拔萃的虎胆英雄。他在这个德、日、美三代帝国主义统治的城市里，炸军火、取情报、探敌情、送医药，与虎狼周旋，同蛇蝎迂回，为东港市的解放立下了功劳。进城后，他跟随军事接管人员进入公安局。在刑侦队长方明达手下，当上了侦察员。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，他曾经智擒大盗“草上飞”，巧逮恶霸“滚刀肉”；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，英勇战斗几十年，破获了百余起案件。为此，五七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公安战线英模功臣会议。谁知，风波平地起，霹雳当头击！在那黑白颠倒的十年动乱中，他被当成叛徒嫌疑看押起来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恢复职务的老局长方明达，才到郊区农场把喂养奶牛的谷金涛找了回来，安排他重返对敌斗争前哨阵地。他呀，有如枯木逢春，鸟飞蓝天。那股子劲呀，真象崂山潮音瀑的泉水，流淌不竭，滚滚下山。自从他担任了刑侦队长，你瞧吧，人们认为难缠的疙瘩头“观象山血案”、“梨花乡谋杀案”、“荷花湾沉尸案”都在他的带领下一一侦破，为死者报仇伸冤，除掉了万恶的歹徒，为社会的安定、人民的幸福，真是呕心沥血，无私无畏。他十分喜爱手下这班血气方刚的小青年，常称他们是一群活蹦乱跳的小老虎。勇敢的赵鹏、机警的王泉、干练的孙棚、聪慧的秦芳，这是他心上的肉，手中的宝，他象爱护

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他（她）们。

会散了，谷金涛走出公安局大院，已经是繁星满天、夜色深沉的下半夜了。回到宿舍，他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，轻轻地推开房门，走近床前望了望躺在床上的老伴，实在不忍心惊动她了。因为家庭生活的繁琐重担，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，操心劳力，累的不轻呀！老谷悄悄地往床上一躺，怪呀，浑身就象百刺毛蜚了一样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合眼。脑袋胀的斗大，却又不能安静的休息。到底是年过半百、力不从心啦！当年那三天三宿不睡觉、照样象小老虎“嗷嗷”叫的劲头，是一去不复返了。他侧身躺在床上，望着大衣柜镜子里反照的满天星斗，思绪就象脱缰的野马，在脑海中奔驰起来……

谷队长的爱人邵芸，实际并没睡熟。你想老夫老妻的，谷金涛这么晚回来，她能不惦记吗？再说这些年来，她也跟着吃尽了苦头。人老了，心事多，老头儿的一举一动，连那吃喝拉撒睡，她都操着心，生怕再有个三长两短。所以，凡认识邵芸的人，都称赞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，这在她受之无愧的。邵芸见老谷回来，在床上翻来复去，大瞪着两眼不睡觉，心里那个火啊，直燎得嗓子眼里都发焦！她拍了拍老谷的肩膀，轻声叨唠：“是不是又接受了什么案子？你呀，还自觉老来少呢！瞧那满脸火车道吧！我看趁早少折腾，别好了疮疤忘了疼。”谷金涛没有吱声，他深吐了一口气，举起手来摇了摇，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了。老伴偷偷地擦了擦流出眼角的泪水，无可奈何地歪头侧身转到里面去了。谷金涛是哑巴吃饺子——心中有数。他知道邵芸的后顾之忧是为自己身体不好。可眼下，一个刑侦队长能放着杀人

凶手不管，而为了个人利益逃避斗争吗？共产党员的党性能允许这样做吗？失职就是对人民的犯罪，个人的安危更应该置之度外！

镜子里映出的夜空，朦胧的月亮周围加了一道风圈，“础润而雨，月晕有风”。不多时，窗外“嗖嗖”地刮起了大风。谷队长的眼前交替出现着：白骨的惨相，复容的女人，好象听到风声里夹杂着凄凉的哭声：“冤枉啊——冤枉！”他再也忍耐不住了，猛地从床上跳到地下，拉开了电灯，从皮包里摸出那瓣玉石葫芦，呆呆地凝神注目。看来看去，失声说道：“只要我在，就不能让这个残无人道的凶手逍遥法外！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谷队长在碰头会上向赵鹏他们布置了查找任务；然后，换了件茧绸短袖衬衣，摇着纸扇，大步向滨海路文物商店走去。在滨海路南头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楼，黑底金字牌匾上刻着“玉宝斋”三个大字。谷金涛轻轻推开挂着天蓝色纱幔的大玻璃弹簧门，只见里面布置得十分雅致：墙角紫杉花架上小方盆里栽着一珠玉针古松，老干虬枝，苍翠茂盛。对角黄杨雕座上，是一块崂山绿石，石色青绿相间，镌有“他山之石：可以攻玉”八个篆字。四壁挂着名人字画，曲尺形的玻璃柜台里，陈列着端砚、徽墨、明清瓷器和一些首饰、珍玩，真是琳琅满目，五光十色。柜台里面站着一位男青年，头发蓬松而卷曲，瓜子脸黄中透白，嘴唇如抹朱红，两眼机灵有神。谷金涛望了他一眼，心里暗道：好个漂亮的小伙儿！他走上前去，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小同志，就你一人值班吗？”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小伙子一听这个“小”字，眉头马上皱了个疙瘩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你知

道，千古玩这一行，最忌讳这个“小”字，“老”才是经验丰富的尊称，小嘛，自然就有点轻蔑之意。年纪轻，你光叫声同志不就得了吗？何必把个小字叫得这么刺耳！他斜了老谷一眼，拉着长腔问道：“你有啥事呀？”谷金涛根本没有小看人的意思。但对年轻人的冷漠态度，似乎已觉得不太对劲。他走近柜台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我有一件东西，想请你们帮助鉴别鉴别。”说完从衣兜里取出小皮包，摊放在玻璃柜台上，露出了那瓣玉石葫芦。青年人一看立刻一愣，眼里闪出惊奇的神色，他拿出放大镜，仔细地察看了一番，然后象猫儿打量鲜鱼似的，死死地盯住了老谷。接着他把东西放下，好象在思考问题，慢悠悠地绕出了柜台，来到老谷身后，猛地将谷金涛拦腰抱住，嘴里大喊：“抓贼呀！抓贼——”这突如其来的反常举动，真把谷金涛弄懵了。开始，他还以为是小伙子跟他开玩笑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好啊，有意思，这古玩店还练摔跤哪！”谁知，这小家伙死搂住不放，越搂越紧，上面头顶直钻脊背，下面别脚使了绊子。谷金涛怕叫他摔倒呀，就势来了个“老虎蹲窝”挺住了。他这一挺，这青年使得劲就更大了。“依呀呀——”连吃奶的劲都使上啦！随着“抓贼呀——”的喊叫声，里屋门一闪，冲出一个中年汉子，这人个头儿不高，肩宽腰圆，头顶光秃，两眼圆睁，手里抡着一把明晃晃的砍柴大板斧，喊了声：“到处是天罗地网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！”抡起板斧直冲谷金涛劈去。

访知情专家认坠

第二回

问根由教授说旧

这手握板斧跑出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“玉宝斋”经理苏

凡。刚才，他正在屋里看书，忽听值班员张诚大喊捉贼，他能不吃惊吗？这店里满屋都是古宝珍器呀！贼进来了，那还得了！他顺手抓起墙根那把劈柴的板斧，急急忙忙冲出里屋前来捉贼！当他的目光往张诚抱住的那“贼”身上一落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如梦方醒。哪里是什么贼呀！这不明明是刑侦队队长谷金涛吗！他料到张诚搞误会了，一时心里紧张，板斧“冬”地掉在地上。那张气愤的脸上，也骤然风吹云散，现出笑容。他抱歉地望着谷队长说：“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！”说完把脸转向张诚，介绍道：“张诚，你搞错了，这是市公安局的谷队长。”张诚一听，窘得满面羞色，非常尴尬地搓着双手，始终没敢再抬起头来望一望面前的谷金涛。“哈……”老谷的笑声打破了沉寂。他不但丝毫没有恼怒，反而乐啦！朝着苏经理的胸膛“扑通”就是一拳：“老苏啊，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呀？”回身拉住张诚的手，温和地说：“小同志，刚才那股子猛劲可真不小哇，好，到底是‘玉宝斋’的人，警惕的眼睛就象剔明锃亮的夜明珠。哈……”谷金涛畅快地大笑起来。

苏经理忙将谷金涛让进里屋，冲上了一壶茉莉春风，便促膝攀谈起来。原来他们是老交情了，早在“四清”运动时，同在梨花乡搞过社教，一个锅里摸勺子，一个炕上睡觉，赤诚相待，亲密无间。谷金涛发现这玉石葫芦是古玩时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找苏凡。因为他捣弄名画古瓷挺有经验，还认识一些有名气的考古专家。当他说明来意之后，苏经理接过葫芦一看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十年啊，不知有多少人家遭殃！这玩意儿是从海洋学院李驹教授家抄走的，还有一尊哪吒闹海的南宋官瓷，都是稀世珍品，它的来历和价值，只有老

寿星知道。”“老寿星？”老谷疑惑地望着他，眼睛突然睁大了。苏经理用手向前厅指了指说：“就是张诚的爸爸张仁宝，沈鸿烈时就在光天银号当银匠，他和李驹是好朋友。”谷金涛闻听，心中不由地一阵欢喜。连忙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他现在在哪里？我想立刻去找他老人家。老苏，人命关天事不宜迟呀！”苏凡点头同意，伸手向南一指：“他就在前海‘听涛阁’看门儿，你只管去找就是，那可是个热心肠的老人。”谷金涛辞别苏经理和张诚，离了文物店，直奔前海“听涛阁”而去。

提起东港，人们首先要想到“听涛阁”。瞧，它周围朱楼栉比，翠树相间，涛拍长堤，雪浪飞溅，天碧海蓝，海鸥盘旋。“听涛阁”上，匾额高悬，琉璃瓦顶，巍峨壮观，红漆木柱，白石栏杆，花棂朱户，地铺方砖，阳光下光彩夺目，不亚于北京的天坛地坛。可今天谷金涛心急如火，哪有闲心去欣赏这山光海色，他急步拾级而上，直奔阁内，一跨进门槛，就瞧见里面坐着一位神采奕奕的鹤发老人。谷金涛站下缓了口气，便向老人出示证件，说明来意。当张老接过玉石葫芦仔细一看，那双手哎，竟筛糠般地抖动起来，眼泪“唰”地流了下来。他拉着谷队长的手说：“这东西到底出来啦！那就请你坐下来听我慢慢讲吧。”老人搬过一把折叠椅子让谷队长坐下，又端来那沏着“山里绿”清茶的南泥小壶，边喝边啦起来。

老人说道：“不是老朽以专家自诩，如今知道它的来历的恐怕实在难找了。”“所以我专程前来领教。”老人喝了一口茶，望着大海说道：“二百年前，乾隆皇帝三下江南，龙旗凤扇，金瓜钺斧，二百龙舟兵，沿水路浩浩荡荡，过州

奔县，来到了杭州。便在孤山下召集江南名士吟诗作画。在座的一位画师姓陈名仙槎，当场画了一幅出水芙蓉，用熟练的赵体行书题诗后，献给皇帝。这一招正投乾隆所好，乾隆一高兴就把亲笔题诗的折扇赏给了陈仙槎，扇上有一葫芦扇坠儿，由两块绿玉琢成，分开是两半，合起是一只，名叫鸳鸯葫芦坠。这扇子做为传家之宝，在陈家代代流传。不料光绪年间，陈家遭了一把大火，扇子被烧掉，只剩下这扇坠。民国初年传到师范学校校长陈雁的手中，这陈雁就是李驹的妻子。李家也有一件传家珍宝，名曰哪吒闹海，是南宋官窑出产的古瓷。这古瓷的造型是栩栩如生的哪吒手举乾坤圈，正骑在一条张牙舞爪的蛟龙上，一派生死搏斗的磅礴气势，下边是波涛汹涌、白浪滔天的底座。乃是根据《封神演义》故事塑成。这玩意儿是李家祖上在宫廷为官，受皇帝赏赐而得。哪吒闹海古瓷高五十公分，宽三十公分，长五十公分。工艺精绝，实在少见。年代久远，价值连城。两口子对这两件宝贝，有如眼中睛、心头肉，百般爱护。李教授民国三十六年曾出版《中国沿海海情》一书，得到大批稿费，加上两家原有的积蓄，托付老朽亲手打得金砖二十块，每块重三两四钱，背面刻有双翅小天使。李驹夫妻无儿无女。两人合计了一番，将金砖塞入哪吒闹海古瓷的空腔里，削木为堵，封死藏好，又将那只宝贝扇坠儿系在哪吒的脖梗上。但愿自己夙愿实现时，将宝献出，作为研究基金，表示自己对国家的一份心意。什么夙愿呢？那就是李驹教授日盼夜想成立中国沿海研究学术会。谁知，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深夜，大祸从天而降，这些东西被人抄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因为我和他同是基督教友，关系融洽，情投意合，他就委托我写信告诉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等地的文物商店，如发现此物，速